

“橡树带蛾毛虫排着上下起伏的长队行进，一只跟着一只。”

别做盲目兜圈的毛毛虫

●胡英编译

一次，法国昆虫学家让·亨利·法布尔引导一群橡树带蛾毛虫爬上一只大花盆的边沿，领队毛毛虫的鼻子挨着队伍最尾端那只毛毛虫的尾巴，形成了一个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的圆圈。

纯粹出于习惯，当然也出于本能，这群毛毛虫绕着花盆转了七天七夜，直至精疲力尽而亡。充足的食物近在眼前，但并不在这个圆圈之内，于是毛毛虫在饥饿中重复着兜圈。

人们往往也会以类似的方式行事。习惯模式和思维方式变得根深蒂固，遵循这些模式似乎比应对变化更容易，也更让人安心，即使变化可能意味着自由和成就。



假如有人大喊：“着火啦！”人们会不假思索、盲目地跟着人群跑，很多人会因此无谓地丧生。有多少人会停下来问自己：这真的是最佳逃生路线吗？

许多人错失良机，只是因为与独立思考和查证相比，随大流而不去质疑前人的资质更容易，也更让人安心。

大多数人很难完全明白的是，如此多的人可能会错得离谱，就像生机和食物就在不远处，而毛毛虫却一直绕着花盆的边沿兜圈子。他们认为，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生活的，那一定是对的。但稍加查证就会发现，纵观所有有文字可考的历史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事情（尤其是重要的事情）上都是错误的。

人们很难认识到，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懂得生活，懂得如何充实而成功地生活。在生活中重要的方面取得成功很少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像在任何事情上的成功都不是自然而然取得的——乐器、体育运动、飞蝇钓鱼、网球、高尔夫球、商业、婚姻、为人父母、园艺……

但不知何故，人们总是被动地等待成功从天而降，就像毛毛虫原地打转、等待食物、首尾相接地兜着圈子，像别人一样生活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许假设中：别人知道如何成功地生活。

不妨每隔一段时间就从队伍中走出来，抬头看看队伍是否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前进。如果是，说不准这还是第一次。

只要六个月

●夏殷棕编译

我在上大学时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，竟然以为自己只剩下两门课程，修完了就可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。当我见到辅导员时，才明白自己的失误，事实上我还有九门课要修！当时我就懵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修完九门课，绝不可能！我觉得没有办法，索性不拿那个学位罢了。回到宿舍，我把这件事跟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了，心里其实希望他能肯定我的想法，以此得到些许安慰。也许他会说：“伙计，做得对，换了我也肯定要放弃！”之类的，不料他却说：“要么你因此而放弃，要么你把九门课搞定。”

我选修了比往常更多的课，六个月后，我拿到了最后一门课的学分。最终，我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。

离开了大学校门后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没能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理想工作，我便当了志愿者。六个月后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我找到了一份低收入的工作，干了两三个月后，我找到了第二份工作，工资高多了，工作环境也好了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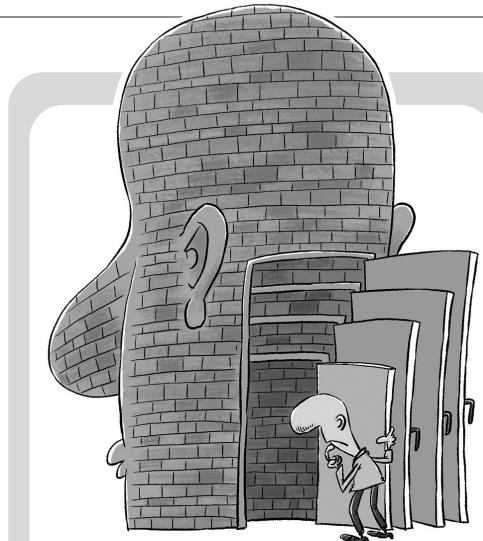
想想这段经历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必须无报酬地工作一段时间，之后找一份低收入却与专业对口的工作，然后才有了更换更好工作的资本。不过，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走这几小步，他们认为：“我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做义工上，当志愿者能帮到我什么？”

我就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他一直抱怨工作难找，他认为毕业生哪里有什么工作经历，年轻人的机会太少了，社会倒退了，经济衰落了，诸如此类的，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抱怨。他只顾抱怨，什么也不做，一直停留在原地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年龄在不断增长。我尝试着带他一起去做志愿者，一起去干低收入的工作，希望因此丰富他的求职简历，同时口袋里也多点现金，这样才至少不让自己饿死。可是他才瞧不上呢，说什么都是在社会的底层，毫无价值可言，甚至拒我于千里之外。最终我也放弃了，只好随他去。

其实，我以为，这不仅仅关乎工作经历，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你发胖了，想要减肥吧，许多人没有在短时间内看到减肥的结果，便放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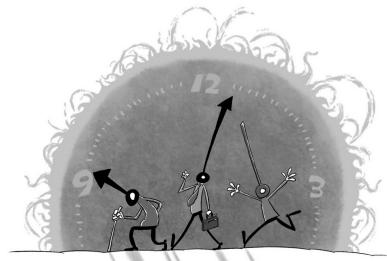
毛毛虫



有一种拒绝叫沉默，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得这叫婉拒……



小黑孩



人在漫长岁月里常常忘记时间的存在，时间却不会忘记每一个人。



很多天才的灵感都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，所有的风筝都是逆风飞上天的。



幽默，也是一种高度，是智慧的高度。

学会带着小伤生活

夏建清编译

在冰川时期，许多动物都被冻死了。箭猪见此情景，决定挤在一起，相互取暖，可是他们身上的刺却刺伤了彼此，于是他们只好分开。

许多箭猪冻死了。

摆在箭猪面前有两个选择：要么种群从这个星球上永远消失，要么接受其他同类身上尖利的刺带来的伤痛。

它们聪明地决定挤在一起生活，学会了带着一些小伤活下去，这些小伤是因为关系太密切而引起的，却比不过彼此带来的温暖。

箭猪度过了冰川时期。

人，当然比箭猪聪明。要学会带着亲密的人可能给你小伤的生活，毕竟彼此的温暖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依靠。

